

第三十四章 大交易

主审官麦都思领事召开的调解会在领事法庭的审判室举行。身穿黑色法官袍的麦都思进门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命令穿制服的印度法警：“把门锁上。”

审判室里，证人席和旁听席上空无一人。出席“非凡号”和“福青号”相撞案调解会的只有被告方的凯塞克大班，沃尔夫船长，律师高易；原告方的唐廷枢总办，船主景八爷，律师担文。因为调解的隐密性质，大清官员陈福勋和《字林西报》记者都不知道这次会议的举行。

麦都思首先宣布调解会的现场规定：“今天的会议不是审判，所有在达成调解之前的言论不会记录下来放入本案的档案。”接着他谈起调解会的性质：“我坐在这里不是裁判谁是谁非，而是协调双方取得最可接受的形式解决这场4月3日晚上两船相撞的争端。召开这次会议之前，我和双方律师作过交谈，给我留下调解时机已经成熟的良好印象。所以，我特别提醒双方珍惜今天的机会，错过这次机会，等待各位的就是漫长和扩大的诉讼过程，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为了保障今天会议上的言论具有可信力，为了避免本次会议的内容外泄，我现在发给各位一份文件，请各位看清楚后签字。”

遵照麦都思的手势，法庭书记员走到原告和被告方面前，递给每人一份有关调解准则的书面协议，内容为：与会各方对调解会议的内容向外界绝对保密，任何泄密的言行，必须面对法律责任；与会各方在本次会议上承担或否认的责任仅在本次会议上有效，不得在本次会议之外的任何场合引用；任何协议在双方签字同意前在法律上无效。

原被告和各方律师谘询后，签字交还书记员。

“担文律师，你先陈述原告方对调解的立场。我给你10分钟时间。”

担文用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扼要地陈述了原告方接受调解的三个原则：仪和洋行必须赔偿轮船招商局因“福青号”沉没而造成的一切损失；赔偿的标准以每吨15英镑为计算准则；对溺水的死难者必须作出抚恤。

同初审时相比，担文最明显的立场变化是对死难者的“惩罚性赔偿”降级为“抚恤”。麦都思很欣赏这一变化。他给高易同样时间陈述被告方对调解的立场。

高易的陈述跟担文是针锋相对的：虽然仪和洋行的损失较小，“非凡号”受到的损失必须计算在总的损失之内；赔偿的标准以每吨8英镑为计算准则；愿意对溺水的死难者作出适当抚恤，但是这种抚恤不能视作“非凡号”承认对造成他们溺水死去负责。

麦都思听完高易的陈述，暗暗高兴。对死难者赔偿，双方立场已经相当接近。现在需要努力的地方是对船只损失赔偿的共识。

“那么，轮船招商局因‘福青号’沉没总的损失是多少呢，担文律师？”

“损失有两个方面。第一，‘福青号’吨位为1000吨，按每吨15英镑，每英镑合7两半银子计算，共计112500两银子；第二，‘福青号’沉没时，船上装载7200担漕米，每担值3两银子，合计21600两银子，两项相加，共计134100两银子。”

“对于这个数字，被告方有什么意见？”

“每吨15英镑的计算标准是假定‘福青号’被‘非凡号’撞沉，本身毫无过错。这样就把这次海难的责任完全推给‘非凡号’。这和今天我们双方坐下来讨论庭外和解的精神不符。被告方不能接受。”

“那么，你方的报价是什么？”麦都思问高易。

“按照两船相撞，过错相等的原则，应该按每吨8英镑来计算，‘福青号’重1000吨，‘非凡号’重1500吨，一沉一伤，总计69000两银子，我方愿意负担一半，也就是34500两银子。”

“原告方觉得怎样？”麦都思转向担文。

景八爷向担文耳语。担文频频点头后，回答麦都思：

“‘福青号’是景先生花**35000**两银子买来的。要重购新船，按今天的市价，绝对不止**34500**两银子。被告方的报价我们不能接受。”

“高易律师，我希望**34500**两银子不是你方的最终报价。”

轮到高易和凯塞克耳语。

“我方愿付**40000**两银子，作为两船相撞船体损失我方承担的部分。”

原告席上的每一个人显然都松了一口气。麦都思趁热打铁地说：“如果双方无异议的话，能不能让法庭书记把这个数字记下来？”

“等一下，据我所知，每担米的市价为**2**两半银子，**7200**担漕米应该值**18000**两，而不是**21600**两银子，这个数字也要记下来。”

麦都思对高易的新发现很不愉快。他恐怕这么一来，会引起原告方的反弹，连前面双方已经同意仪和洋行补偿“福青号”船体沉没的**40000**两银子这个数字都要拉出来，重新讨价还价。

“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担文律师，能不能在每担米价上纯清一下，”麦都思用尽量中立的语气问。

担文解释每担漕米损失的银两高于市价半两银子的原因在于朝廷补偿轮船招商局在运输漕米过程中所报告的损耗，这个损耗就是半两银子。

“可是，这批**7200**担漕米根本没有运到目的地，又何来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呢？”高易寸步不让，坚守原来的立场，使麦都思有点惊慌，连忙打园场：“能不能各退一步，损耗改为每担**2**钱半银子？”

担文觉得高易在漕米损失每担高于市价这件事上做文章，目的是为减少人员抚恤金作铺垫，就做出一个先发制人的表态：“我方同意损耗改为每担**2**钱半银子，漕米总计损失为**19800**两银子。希望对方在人员抚恤上有相应的善意回应。”

听到担文把漕米损失和人员抚恤连在一起，高易有点激怒。这个担文律师对双方上层同意和解的底线有恃无恐，以为再怎样讨价还价，这条底线会保护他过关。看来在人员抚恤这个金额数目出入最含糊的项目上，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夺得临场的主动权。高易同大班，船长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后突然高声说：“我们计划撤回刚才答应的条件，一切重头开始谈判。”

“你是认真的吗？”麦都思大为惊讶地问。

“非常认真。在这个会上待得越久，越使我方怀疑不该在刚才的协议书上签字，对外界保密调解会的内容。这些年来，轮船招商局为朝廷运粮运人，赚了朝廷大把银子，朝廷官员是招商局最大的顾客。顾客遭遇海难，第一个要负责没有照顾好顾客的是轮船招商局。可是从初审到调解会，我方没有听到招商局对这些遇难顾客说过半句道歉负责任的话，只是一味缠着我方付钱。这是逼我们退出调解会，重回审判庭，让外界知道轮船招商局在照顾责任上对遇难顾客的亏欠！”

高易出其不意的这番话让原告方和麦都思听了大为吃惊。

“你说完了没有？”麦都思轻声问，生怕提高嗓门会重新勾起高易的肝火。

“还没有。”高易停顿一下，确定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望着他。“为了避免引起外界认为我方对溺死人员负有单方面责任这种错误影响，我方要求在讨论人员抚恤的具体金额前，我们双方首先同意共同负担抚恤金额，至于负担的份额，我方愿意负担百分之六十。”

麦都思又松了一大口气，高易终于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台。原告方听得很清楚，要么双方同意共同负担抚恤金额，要么重回审判。无论抛弃调解后，高易是否状告大清政府没有疏浚航道是造成此次海难的根本原因，单是在公开审判上向外界宣扬轮船招商局没有尽到照顾乘客的责任，便是燃起一把不可控制的野火。如果舆论认为轮船招商局是一个对乘客不负责的商家，传入朝廷耳朵，以后官府的生意还有得做吗？无论这场官司最后赔到

多少银两，都抵不上轮船招商局受损的商誉。何况目前的调解，双方在轮船和货物赔偿方面已取得共识。好吧，同意共同负担抚恤金额，只要将份额减到己方能接受的程度。

一番简短的商议后，担文律师代表原告方表态接受共同负担抚恤金额，不过，原告方承担的份额为百分之二十。

"我方百分之七十，你方三十。"高易很有礼貌地说。

这时，如果担文反对，麦都思一定会揍他一耳光。幸好，这没有发生。担文代表原告接受承担百分之三十的抚恤金额。

高易知道一旦对方同意承担部分抚恤金额，也就是给整体抚恤金额安上天花板。谁会让自己要部分承担的抚恤金漫天疯长呢？

对于按照什么标准计算人员抚恤，双方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原告方认为死难人员大都为成年人，对他们的抚恤应该以照顾家属的生活为主，对于有官员身份的，对他们的抚恤应该包括体面的丧葬费用。被告方认为对死难人员的抚恤，应该参照类似灾难事件的善后条例。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对有官员身份的死难人员，按照同长毛内战时战死人员的抚恤条例，每人给相当于一年俸禄的抚恤金；对没有官员身份的死难人员，因为无法确定他们在世时的收入，每人给相当于官员身份抚恤金的一半平均值。

在麦都思的提点下，法庭书记员用鹅毛笔迅速将原被告双方达成的每一项共识记录下来，加入法律文字的润色，写好一份《‘非凡号’与‘福青号’相撞海难案调解协议书》，递给双方过目。

协议书共有五项共识：1) 签字双方同意不再追究对方在此次海难中的任何法律责任或任何本协议之外的物质赔偿补偿；2) 由于两船相撞轮船招商局蒙受较大船体损失，大英仪和洋行同意向前者赠送40000两银子，帮助前者恢复损失；3) 由于两船相撞轮船招商局蒙受较大船货损失，大英仪和洋行同意向前者赠送19800两银子，帮助前者恢复损失；4) 由于两船相撞轮船招商局蒙受较大人员损失，大英仪和洋行同意向前者赠送15400两银

子，其中8050两银子帮助前者抚恤23位官员死难者，余下7350两银子帮助前者抚恤42位非官员死难者；5）对于本协议的内容，双方必须向外界保密。

原被告双方在各自辩护律师的帮助下，读透协议书上的每一个字，将协议书缴还书记官。书记官当场誊写两份，连原稿一式三份，让原被告当事人和麦都思在每一份上签字。就这样，调解会圆满结束。

跟初审时原告方索求的342000两银子相比，协议书签定后，仪和洋行只需支付轮船招商局75200两银子。但是，真正想开香槟酒庆祝的却是轮船招商局的总买办唐廷枢。别看在调解会上，高易和担文一来一往语言厮斗，高潮叠现，几乎破局，其实只不过是在唐廷枢和凯塞克大班商定的剧本里即兴更改些许台词。整体来说，这场海难案件的争端是在商定的剧本里按部就板地结束。争端的结束，为招商局演出下一场更精彩的剧本单元，拉开大幕。

一个礼拜后的上午，刚过九点，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特约律师担文来到礼查饭店，他们要借用江南制造局长包的套房，举行一次关系到轮船招商局宏大前途的会议。套房的主人冯俊光这时已荣升上海道台，兼任江南制造局会办，所以他不便出席轮船招商局这个层次的会议。

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后，开头一年，顺风顺水，由朝廷撑腰，包下替官府运粮运人的稳妥生意，加上入股的船商们，把原有的民间生意带入招商局，使大清首间官督民运企业，一举打破旗昌，仪和，太古三大航运巨头分霸中国江运海运的局面。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以长江江运为主的旗昌轮船公司首当其冲，白白丢失替中国官府运粮运人的生意后，股价暴跌，眼看招商局在民间船运市场向自己紧紧逼来，自持有汇丰银行融资撑腰的旗昌洋行金能亨大班决定大减水脚，用价格战把招商局挤出市场。以上海为轴心，旗昌轮船公司的17艘船全线降价，日本出发从四元降为二元半，汉口出发从四两降为三两，宁波出发从二元半降为二元，天津出发从每担六钱降为四钱，汕头出发从二钱降为一钱半，广州出发从

二钱，三钱，降为一线半或二角半！为了对付旗昌，招商局的8艘船全部相应降价。这场没有硝烟的价格战已经历时半年。

今天，轮船招商局高层邀请金能亨大班来礼查饭店，会谈能否结束这场价格战争。时值盛夏，唐廷枢将会议时间定在上午九点，希望在烈日晒得套房窗框发烫之前，结束会谈。

套房客厅的大理石吧台上放着冰镇啤酒，冰镇果汁，威士忌，和冰镇香槟。套房面朝西南，此刻没有直晒的阳光泻入客厅。窗台上放着用红唇花，百合花，马洛葵扎成的花篮，窗框上挂着镶蕾丝花边的窗帘和精致的印度席帘，窗帘在半开的窗前被江风微微吹动。中午时分，窗内的印度席帘就要放下，把阳光挡在窗外。

九点差五分时，金能亨大班带着高易律师事务所律师雷满来到套间客厅。雷满最近刚从律师帮办升为资深律师，担文对是雷满而不是高易出席今天的会谈，很意外，但是出于礼貌，他没有问原因。

一番寒暄和敬酒敬烟后，双方5人围成一圈在铺着印度篾席的沙发上坐下，中间是一张宽大的桃花心木咖啡桌。桌上有海螺制的烟灰缸，以及纸和笔。两位律师的面前，堆着一叠厚厚的资料。咖啡桌的高度恰到好处，两位律师不用特别弯下腰，就能看清资料上的题目。

来开会之前，金能亨对唐廷枢的意图做过推测。秉性乐观直爽的金能亨左思右想，认为半年多的价格战，对于入行不久，资本积累未丰的轮船招商局来讲，财务压力一定比旗昌轮船公司承受的要大。这个时候，唐廷枢提议讨论价格战，要么是想休兵，要么是想划分航运地盘。总之，唐廷枢必须做出实质让步，才能使自己同意停止这场耗钱无底的价格战。有了这个推测，金能亨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让对方觉得己方并不急于休战，对方的休战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这样才能促使对方多让步。

"唐总办，我本来不想出席今天这个会议。碰巧的是，我的下属旗昌轮船公司经理

派克先生回波士顿出席他女儿的婚礼，我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所以我带着耳朵来听听唐总办有什么有趣的提议。“金能亨轻松地讲。

唐廷枢的回应完全相反，既详细又严肃。他从燃料的价钱，船工水手的薪资，轮船保险的费用，到轮船的折旧，对比了招商局和旗昌轮船公司两家的开销。他列举的数字准确无比，叫金能亨暗暗佩服，分析的状况处处合情合理，令金能亨无从反驳。唐廷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场价格战中，双方都在赔钱，而且赔得很凶。

“我想提醒唐总办一声，旗昌轮船公司不仅有船运生意，还有出租码头栈房的生意。后一项生意不受价格战影响，盈余可以贴补前一项生意的亏损。对旗昌来说，这场价格战很无聊，但是不痛苦。”

“我也提醒大班一声，招商局除了那些降价的民间船运，还有不减价的官府船运，后者的收入超过前者的亏损，后者的生意有朝廷撑腰，既可靠又容易做。对招商局来讲，结束这场价格战是为了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比如说，对旗昌轮船公司目前低迷的股价大有帮助。”

金能亨心里好笑，中国人就是爱面子，明明烧不起钱，偏要戴上“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么漂亮的一顶帽子。旗昌和招商局是针锋相对的竞争对手，哪里来什么共同利益？拜招商局的竞争所赐，旗昌股价一年里从每股100两银子，跌到每股55两银子，唐廷枢关心旗昌股价，跟鳄鱼的眼泪有什么区别？

“我们两家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争夺同一个客源，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我们是对手，所以没有共同利益。如果我们是盟友，把降下的价格涨回来，一起赚钱，不是更好？”

金能亨听到“盟友”两个字，心头一跳。这不是挑明要瓜分地盘吗？象旗昌跟仪和，太古那样，把中国的航运划分成长江，上海到天津，上海到香港三块地盘，各做一块，从此互不干扰。唐廷枢想依样画葫芦，果然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唐总办如果希望我们两家结成盟友，划分长江航运的话，我没有异议，只要这种划分充分考虑到旗昌现有17艘轮船，招商局只有8艘轮船这个事实。"

"我提议换一种方法结成盟友，也许对大家更有好处。"

"我不认为有比划分航运更有效的结盟办法，不过唐总办有什么可爱的建议，我洗耳恭听就是。"

"我们两家合并。"

"唐总办，旗昌轮船公司不想花钱买下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有资金买下旗昌轮船公司。大班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开始讨论收购条件。"

狗崽子，金能亨暗暗骂道，一个只有8艘船的轮船招商局竟然想吞下拥有17艘船和大量码头栈房资产的旗昌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是他金能亨在1863年通过融资购下456吨重的"惊异号"做起，极盛时代囊括长江中下游三分之二航运的诺大企业，岂是轮船招商局想吞就吞得下的？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唐总办，我很难相信你的话。"

徐润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担文。担文从面前的文件里抽出一张单据，递给金能亨。这是一张轮船招商局通过华资阜康钱莊以每股55两银子购买2000股旗昌轮船公司股票收据。金能亨刚想清清嗓子发表意见，雷满律师赶在他前面说，"唐总办，我想跟大班私下谈一下。"

"好吧，"唐廷枢宣布，"现在休会10分钟，雷满律师你觉得时间不够，我还可以延长休会。"

"大班，这张单据说明三件事，"雷满把金能亨拉到吧台边上讲话。"第一，阜康钱莊是专替中国官府存钱划款的，阜康出钱，说明招商局是动真格的；第二，在这个时候，招商局有能力花110000两银子买旗昌股票，说明价格战对招商局的财务没有伤得那么利

害；第三，目前旗昌的股票价钱，因为同招商局打价格战，跌到新低点，给任何想强行收购旗昌的投资人打开大门。招商局可能已经买进不止这2000股。大班，你能告诉我旗昌轮船公司总共发行多少股票吗？”

"22000股。"

"旗昌洋行直接掌握多少股？"

"8000股。还有4000股由旗昌的盟友，比如汇丰银行，仪和洋行，太古洋行等拥有。合在一起超过51%的股份。招商局想强行收购，做梦！"

"事情有点奇怪，既然不可能拥有超过51%的股份，那位唐总办有什么把握收购旗昌轮船公司呢？”雷满尽量压低声音。

"纯粹是恫吓，我去戳穿他。"金能亨长期在码头上被晒得黝黑的瘦脸涨得通红。最使他恼火的不是唐廷枢发出收购旗昌的信号，而是打了半年的价格战对招商局的财务居然没有产生预期的压力，而对旗昌洋行来讲，却因此向汇丰不断借钱，负债累累。

"千万不可急躁。这种时候，请大班暗示旗昌轮船公司有汇丰，仪和，太古的支持，探出唐总办的反应，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做。"雷满说着把眼镜往鼻梁上端推一下。

金能亨和雷满各自在吧台饮下一杯冰镇啤酒，回到咖啡桌边，继续会谈。

"我相信唐总办要收购旗昌的诚意，但是，我怀疑招商局是否清楚收购旗昌要跨过两道门槛。"金能亨用和他性格不符的绕弯子的方式说。

"什么门槛？”徐润问。

"旗昌轮船公司同仪和洋行，太古洋行签有划分上海到天津，上海到香港的航运协定，有效7年。仪和，太古都是旗昌洋行的股东，任何改变旗昌所有权的举动，都会影响那份有效7年的协定。仪和，太古不会同意招商局收购旗昌的。徐会办，我们还是讨论如何划分地盘来结束价格战，比较实在。"

就像被魔术师的魔杖点了一下那么神奇，徐润又用胳膊肘碰了一碰担文。担文又从

面前的文件里取出一张纸，递给金能亨。这是一封仪和洋行凯塞克大班最近写给唐廷枢的信，信中确认任何改变旗昌轮船公司所有权的收购行动，必须尊重仪和洋行和招商局已经签好的各项协定。

"这封信开列的是仪和洋行不会阻扰招商局收购旗昌的条件。仪和这么做，太古也会跟进的。"金能亨又被雷满拉到吧台边，听雷满这么低声讲。

"难道说招商局收购旗昌的已经得到仪和，太古的支持？"

"不，只要大班能开出最大化股东利益，招商局无法满足的收购条件，招商局就难以离间仪和，太古，汇丰和旗昌的立场。魔鬼在细节里。"

"什么细节？"

"想像一下出售旗昌轮船公司的最好报价。"雷满又把眼镜往鼻梁上端推了一下。

"我从来没想过出售旗昌。"

"我替你想，"雷满在一张纸条上快速地写下七八个条件。

"简直是发疯，"金能亨看完纸条喃喃自语。在他眼里，雷满开出的条件近乎天方夜谭，招商局不可能接受，这样颇能煞住这匹野兽的收购攻势，不让仪和，太古这样的盟友临阵倒戈。他怀着重新燃起的信心，回到咖啡桌旁。

"我觉得可以和招商局初步探讨收购条件。不过，请不要把这种探讨理解为接受收购。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瞭解旗昌轮船公司的市场价值。"

"恭喜大班，你选择了最赚钱的道路，"唐廷枢点燃一支雪茄，但是没有去吸。

"旗昌轮船公司的资产分成两个部分，水上的轮船，岸上的码头栈房。水上轮船共有17艘，没有这场价格战的话，每年带来35万两银子的运费利润。岸上的码头栈房，不受这场价格战的影响，每年带来15万两银子的出租收入。两项相加，全年所得是50万两银子。所以，我跟股东们一向认为，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合理报价是250万两银子。"

金能亨说出"250万两银子"这个数字后，主动停下来，满心期待对方情绪冲动的

反应：明明船运在亏本，怎么还厚颜胡说运费利润是每年35万两银子？明明码头收入要补贴运费损失，怎么还有15万两收入？收购价相当于5倍编造出来的全年收入，相当于每股100两银子。这是敲诈！这是无理取闹！浪费时间！这样对方就会盛怒之下，停止谈判，退出会谈。

但是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并没有出现。连短暂的休会要求都没有出现，唐廷枢就像每天早晨起来散步，顺便欣赏花园里花卉的长势一样，顺利成章地说：“旗昌轮船公司经过大班阁下和你的整个团队15年打拼，有这样的规模，可敬可贺。”唐廷枢说着站起来，徐润跟着站起来，一齐向金能亨鞠躬，然后坐下说：“招商局对今后跟阁下这样出色的团队合在一起，创建航运事业的更高峰，信心十足。”

天哪，250万两银子的天价居然被接受了？金能亨的心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

“中国人有句好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唐廷枢继续说，“西方人也有句好话，打不倒敌人就加入敌人。这两句话，金能亨大班，你都做到了。所以，你是刀枪不入的好汉。关于刚才提到250万两银子这个数目，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唐廷枢口锋一转，从辽阔的天空回到实地。“大班说到码头栈房的收入，其中应该包括租给旗昌本身船队的收入，估计为租金收入的三分之一，不算多吧。这笔钱是从旗昌轮船公司左边口袋换到右边口袋，属于重复计算，应该从全年收入中扣去。每年5万两银子，5年共25万两银子。所以，招商局对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还价是225万两银子。”

金能亨刚想抗议对方削价，却被唐廷枢礼貌地挥手阻止：“大班，不管是盟友还是对手，我们相互认识多年。我不想用幼稚的话哄你，或是用夸大的话吓你。我已经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如果你不能接受招商局的还价，我会把这个比无限制打价格战要好得多的还价告诉旗昌轮船公司其他股东。这样的话，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就会出现，招商局绕开阁下，和旗昌其他股东一齐凑足51%的股份，强行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请阁下用智慧作出选择，化僵局为通道。”

有5秒钟，金能亨瞪起双眼，不知所措。他不知道是该跳起来揍唐廷枢一顿，因为后者精心策划从自己手里夺走旗昌轮船公司；还是该拥抱亲吻唐廷枢，因为后者使旗昌轮船公司在亏本的时节卖出天价。唐廷枢到底是盟友？还是敌手？5秒钟后，金能亨叹了一口气，从澎湃的情绪中解脱，回到现实。就像亲人死后，认真整理遗产，他把雷满草拟在纸条上的其余条件一一提出，作为对招商局还价的还价。

担文和雷满把报价，还价，还价的还价，仔细整理一番，经过双方老板的确认，终于写成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意愿书。其主要内容为：“双方议定旗昌轮船公司的码头，轮船，仓库，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切在内，折合现银2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22万两；对管理队伍津贴3万两；综上所述，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三项总计支付2百25万两，折合股票每股100两。

“此外，考虑到旗昌轮船公司对长江航运的恭献，收购后，所有人员留用两年；两年期间，加入招商局的旗昌轮船仍买旗昌洋行的船运保险。”

中午时分，当阳光伴随江面的汽笛声透入面朝西南的窗户时，茶房到客厅来放下窗框上的印度竹帘，同时为旗昌和招商局的5个客人，打开冰镇香槟，庆祝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谈判圆满结束。在数轮互敬香槟后，雷满悄悄问担文一个有趣的问题：“凯塞克大班给唐总办的信是在‘非凡号’和‘福青号’调解成功前夕写的吗？”

担文眨眨绿色的眼睛作为回答，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凯塞克写给唐廷枢不阻扰招商局收购旗昌的那封信，是达成‘非凡号’和‘福青号’撞船争端的和解条件之一。然而，他却学着雷满悄悄的口气问雷满：“今天怎么没有看到高易律师？”

“高易律师在山东。”

“干什么去了？”

“押送银子。”

押送银子？担文惊讶地瞪圆双眼。

就在两位青年律师舒适地在礼查饭店豪华的套间里饮酒聊天的时候，高易正坐在叽嘎作响的竹轿子里，由两名汗流浹背的轿夫抬着，行走在山东青州府的乡间小道上。通过轿夫被烈日晒得通红的赤裸上身，他一边用毛巾挥赶苍蝇，一边观看四周景色，感到很惊讶，同样是在中国，跟徐家汇路租界外的农村比，青州府的农村竟然会如此蛮荒。一路经过不少村庄，石头堆垒的茅屋建在光秃秃的陡坡上，远看过去跟墓群没有两样。他坐的有帆布凉棚的竹轿，使周围的车辆显得寒碜可怜。尤其是那种装农作物的驴车，从车辐，车轮到车辕，每一寸都显出几个世纪的落后。

高易是替李提马泰送山西救灾银子来的。引用李提马泰几十年后在回忆录里描写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银锭五十两一块，每一千两或二千两装为一箱。”高易的竹轿后跟着10个苦力，每人挑两箱银子，队伍两边是10个辫子兵，容嘉树的竹轿走在最后押队。这些银子都是从英国募捐来的。因为托玛斯牧师回伦敦休假，所以艾玛请高易押运银子，从上海经烟台，送往李提马泰在青州府的传教基地。

传教基地是建在山坡上的一间教堂。教堂岩石的宅基前种着一排排整齐的绿色农作物，岩石的墙上晒不到太阳的地方覆盖稀疏的苔藓。高易的竹轿在教堂前停下，高易下轿，提着公文皮包，走进教堂。

他踏进门厅就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这里显然进行着许多跟传教有关的行政工作。有的华人职员正在算账，有的正在搬家俱，有的正在打字，看到他进来，都停止手里的工作，站立起来。

“李提马泰先生在吗？”高易扬起嗓子问。

一个管家似的老人走过来，没有去接高易手里的公文皮包，却老泪纵横地说：“李提马泰先生两个月前在山西进大狱了。。。”